

正誼堂全書

DE 13
743
119



門七
號748
卷119

廣近思錄卷之七

明治三十七年
一月七日
購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

受業

壽甯柳

琇

羅源陳紹濂

全校



出處

張南軒曰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無間
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
之義所當深體也

張南軒曰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
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

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圖其濟其爲不可驟也

張南軒曰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

張南軒曰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

以求遺逸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私養德所助固不細矣况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爲不輕張南軒曰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至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

張南軒曰近世議論眞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閒號爲賢者政墮在此中况其他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庶

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呂東萊曰將堯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潛誠篤寤寐無閒者也

呂東萊曰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頗似有味眈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惟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可重耳

呂東萊曰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

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

呂東萊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其後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

呂東萊曰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

呂東萊曰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

呂東萊曰正道不絕如綫惟冀思碩果不食之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呂東萊曰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呂東萊曰元晦間勾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迂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呂東萊曰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爲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蹣跚爲眾指笑意每傷之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

黃勉齋曰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仁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皆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黃勉齋曰習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
 不足以救大本之差博聞多見適足以爲實行之累顧
 使阿世之徒得以藉口濟其爲姦之術而斯文日以堙
 晦

黃勉齋曰聖賢之學固求爲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
 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者
 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

黃勉齋曰翰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
 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
 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

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的都不要
 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
 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
 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
 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畱連眷戀
 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
 問此又豈異於俗人哉

黃勉齋曰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
 不可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
 有所加損也

黃勉齋曰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

黃勉齋曰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閒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真虛度歲月也

黃勉齋曰少而爲學志趨卑鄙意思凡庸無可用之實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則左拿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

黃勉齋曰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爲貧如爲人傭僱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彼詢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閒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

黃勉齋曰榦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進也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許魯齋曰天地閒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許魯齋曰人處富貴貧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准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卽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爲之事卽義也只要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許魯齋曰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疏於利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爲謀宜其與世疏闊矣

許魯齋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爲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薛敬軒曰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薛敬軒曰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爲科舉之文者亦能言廉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矣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虛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實也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道以其充積者發而爲義理之文以應科目他日行其學於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不至如朱子之所誚

薛敬軒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

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薛敬軒曰聖賢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薛敬軒曰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薛敬軒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

君相之過此可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不言齊之失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薛敬軒曰雖富紮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胥次灑然樂可知矣

薛敬軒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主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薛敬軒曰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薛敬軒在內閣時見曹石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致仕石亨素敬先生欲爲請敕主鄉里教事資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歸縣屋梁及卒發視乃敕也令設教以爲己曷若不辭官爲愈乎卽日就道至直姑飢不能舉火神色自若曰我道固亨也

胡敬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胡敬齋曰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胡敬齋曰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

胡敬齋曰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胡敬齋曰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胡敬齋曰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胡敬齋曰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胡敬齋曰今人自置身於卑汙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貴

胡敬齋曰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旣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

往也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有所感遂肯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
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
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
動奮發也

羅整庵曰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
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間乎其中其
相去日益遠矣夫爲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

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爲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己者非
有所爲而爲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
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亟談道德以爲
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羅整庵曰人物之生本同一氣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己者非
人爲之使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吾義卽所以
盡吾仁彼溺於富貴而忘返者固無足論偏守一節以
爲高者亦未足與言仁義之道也

羅整庵曰不仕固無義然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

存焉先儒之論可謂明且盡矣矧求之聖門具有成法
為其學者或乃忽焉而不顧將別有所見耶

羅整庵先生每訓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
分定惟安義命便是

羅氏整庵辭冢宰之命不赴人謂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

同治五年夏分福州
山酌書高量校開周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侯官林 啓迪臣分校

閩縣王藹玉藹士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七終

廣近思錄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

琿

全校

羅源陳紹濂

治體

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雷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其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攷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攷其迹而其心術之

所存固不可掩也

張南軒曰古人論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內言治國必先齊家須是如此方為善治

張南軒曰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

張南軒曰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凡事物之至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

張南軒曰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墮也

張南軒曰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已莫要於任賢虛已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張南軒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高帝征伐多在外何

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

張南軒曰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

張南軒曰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蠹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者知其有所自來也

張南軒恕齋銘曰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慝靡誑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尙克念之

呂東萊曰嘗患了了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閒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

呂東萊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但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

有此應元不在外也

呂東萊曰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所以償側席之勞

呂東萊曰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

呂東萊曰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周之時法度修備人才務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呂東萊曰爲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呂東萊曰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傲然暴白從容調護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沈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黃勉齋曰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卽是理而行之三綱旣正九疇旣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黃勉齋曰朝廷以天下爲一體監司以一路爲一體疴癢疾痛見於肢節之間而此心未有不爲之動者旣動其心則將必有以處之矣

黃勉齋曰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黃勉齋曰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內亦且顛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

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淵冰左史則書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高下若無害焉者亦有御簪以譏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

黃勉齋曰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以斷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

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
黃勉齋曰通天地亙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永嘗
閒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
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
擴而充之者也

黃勉齋曰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
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
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可弭雖
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

黃勉齋曰去古既遠淺陋之習陷溺乎人心一聞正大之
論則羣起而非之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爲政者又
舉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古非此之故
歟

許魯齋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之
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
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
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下之所畀至
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則難或可易不
知其爲難而以易處之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

許魯齋曰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
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
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

許魯齋曰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爲善人疾他惡人故致
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也又謂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

許魯齋曰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
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
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

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許魯齋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聖人不知
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
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先生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
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得行王道蓋工夫有閒斷故
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
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許魯齋曰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
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
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

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何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

許魯齋曰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

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為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

許魯齋曰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為士農安於為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許魯齋曰任用人才與作事功在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稽於眾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

許魯齋曰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莫如近愛是

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

許魯齋曰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于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于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才去之不亦難乎

許魯齋言於世祖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薛敬軒曰先儒謂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知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薛敬軒曰書言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薛敬軒曰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

薛敬軒曰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閒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卽仁義禮

智之德王道卽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霸者形之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薛敬軒曰爲治舍王道卽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

薛敬軒曰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薛敬軒曰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

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薛敬軒曰：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

薛敬軒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常自以為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為堯舜矣。

薛敬軒曰：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薛敬軒曰：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

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薛敬軒曰：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

薛敬軒曰：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薛敬軒曰：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薛敬軒曰：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本於才氣。

薛敬軒曰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薛敬軒曰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薛敬軒曰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薛敬軒曰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

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

薛敬軒曰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薛敬軒曰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胡敬齋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胡敬齋曰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胡敬齋曰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審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

之旨矣

胡敬齋曰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胡敬齋曰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孑孑之義

胡敬齋曰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

胡敬齋曰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

小補於世雖不爲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胡敬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甚事出得雖是霸者亦要假仁義方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

胡敬齋曰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眾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胡敬齋曰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胡敬齋曰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羅整庵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索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閒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真儒矣

羅整庵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鮮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羅整庵曰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闕睢麟趾之化爾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黯之學術不可
 知然觀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達為治之本
 羅整庵曰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為本若伊尹之輔太甲周
 公之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終厥德商周之
 業賴以永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救亦多
 有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
 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然則作養人才又
 誠為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猶臨河而乏
 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已

同治五年夏福州
 正誼堂高第街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福州曾兆鴻範卿分校

侯官林福祚疇九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

受業

壽寧柳

璿

全校

羅源陳紹濂

治法

張南軒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
 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
 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
 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平
 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
 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

廣雅釋義 卷之九
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
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
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
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
也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
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俱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
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

張南軒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
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
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
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
市固所不論而或務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
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
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
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
於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

其中聖人之心固期於天下之無刑也

呂東萊曰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爲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爲軍興緊急及暴君汙吏所爲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掃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並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

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呂東萊曰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並趣辦則民受大害矣呂東萊曰前此整齊汎埽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旣行綱紀旣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

呂東萊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

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呂東萊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厯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不可不詳知也

黃勉齋曰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旣爲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間哉

黃勉齋曰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

黃勉齋曰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

黃勉齋曰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

黃勉齋曰簿書財穀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爲能而儒生

所不道禮樂教化儒生喜談以爲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間天下無善治

黃勉齋曰古者取民之法惟稅租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茶鹽酒權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

黃勉齋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處已接物度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梁肉貧者無置錘而厭糟糠非方也社倉之創撥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道也

黃勉齋曰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盡體國之忠絕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軍之死命卻司馬仲達而奪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霸國之事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皆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之強貧而能使之富蕞爾之地而能使敵人恟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

黃勉齋曰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脈絡相關隄防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

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

黃勉齋曰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為緩急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為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為乎

黃勉齋曰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何以為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為有事之備

許魯齋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

許魯齋曰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

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提學者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

許魯齋曰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什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

許魯齋曰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材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

許魯齋曰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許魯齋曰禮先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

廣通金 卷之九
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
然者不可易也

許魯齋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
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
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
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
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
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許魯齋曰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
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許魯齋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降此一等材料具稍大便不
謹細行謹於細小者或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
宜知之

薛敬軒曰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乎用賢才修治
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薛敬軒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
人

薛敬軒曰皋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
於此

薛敬軒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

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薛敬軒曰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薛敬軒曰法者天討也玩法所以玩天也

薛敬軒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薛敬軒曰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薛敬軒曰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取其義他物相比猶有閒惟水與地無閒

薛敬軒曰武以止戈爲文是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也觀

三代之行師可見矣

薛敬軒曰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薛敬軒曰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因有革未必盡泥古法也

薛敬軒曰今之守令或以積勞而陞或以遴選而除爲民擇人之法亦已詳矣夫何尚有罷懦貪墨不稱其職者多歟監司有御史有按察有巡撫大臣吏有不職者皆得以去之夫何人尙冒犯不知警畏而巧文以苟免者

眾歟

薛敬軒曰止未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薛敬軒曰救荒必考於古而宜於今用兵必得其正而禁夫暴皆用世之學所當講也

薛敬軒曰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薛敬軒曰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薛敬軒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薛敬軒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所者多矣可不戒哉

薛敬軒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薛敬軒曰五嶽四瀆五鎮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

論

胡敬齋曰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當復古兵民旣分食者眾生者寡故寓兵之法當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酌量以適宜可也

胡敬齋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

胡敬齋曰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尸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胡敬齋曰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稱貸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胡敬齋曰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救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糴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胡敬齋曰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

胡敬齋曰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

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
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
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
無遺又有作興掖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
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
於科第豈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
狀元矣

胡敬齋曰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己治人之
道無干涉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
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
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未亦要
他道真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
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
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
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
無用也

胡敬齋曰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
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不好人
自住不得

廣文思錄 卷之九 十一 正誼堂
胡敬齋曰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
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慎

胡敬齋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
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
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胡敬齋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
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
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
禮也

胡敬齋曰人君不務學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
欲徑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
禮樂代天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
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胡敬齋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
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
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達
四目明矣

胡敬齋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周禮泉府買貨
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
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羅整庵曰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今學校之教純用經術亦云善矣但以科舉取士學者往往先詞藻而後身心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學校取程子教養選舉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業遠追商周之盛宜有可冀所謂堯舜之智急先務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羅整庵曰作人才厚風俗非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可科舉取士惟尙辭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嚚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吏既多若人風俗何由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

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者哉

羅整庵曰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於此

羅整庵曰爲治者常患於乏才才固未嘗乏也顧求之未得其方爾蓋必各舉所知然後天下之才畢見於用孔子告仲弓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各舉所知之義也今舉賢之路殊狹未仕者旣莫得而舉已仕者自藩臬以至郡邑以一道計之其人亦不少矣而其賢否率取決於一二人之言以此而欲求盡天下之才

其可得乎非有以變而通之乏才之歎何能免也

羅整庵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制度隳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於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羅整庵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爾

羅整庵曰唐府兵之法最爲近古范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爲眾說所持道之興廢信乎其有命也愚於此頗嘗究心竊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顧其脈絡之相聯屬者非一處條目之相管攝者非一端變通之宜要當臨時裁酌非一言

所能盡也然須推廣其制通行於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緩急斯有所恃以無虞其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簸弄筆舌之空談也

同信五學臺分福州
正誼堂書局重校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林福祚疇九分校

福州劉涵章淵雲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九終

廣近思錄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壽寧柳 璿

全校

羅源陳紹濂

政事

張南軒曰吏者分天下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為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何可勝計可不畏哉張南軒曰今之為吏其號為能者則或以察為明以刻為

公以不卹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稊稜爲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毒擡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嗟乎此豈真所謂賢能也哉

張南軒曰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

張南軒曰觀稼穡之勤勞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夫兩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爲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閔閔然皇皇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

張南軒曰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聞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百姓甚易擾動未論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出一文字鄉間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

張南軒曰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

張南軒曰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

張南軒曰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

張南軒曰爲吏者受天子之士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頽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

張南軒曰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

張南軒曰所謂事最忌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免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

呂東萊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必沈思靜慮。彙曰：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呂東萊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呂東萊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呂東萊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

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呂東萊曰：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喚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呂東萊曰：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空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呂東萊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

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呂東萊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嚮可以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

呂東萊曰折肱之餘飽於諳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斟酌調劑羊腸蟻封閒蓋自有餘地也

呂東萊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爲政既

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
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呂東萊曰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閒有未到處要當反
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本根之病則一也

呂東萊曰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呂東萊曰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
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
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
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眾舌乎此毫釐之察不可不精
察也

呂東萊曰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
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呂東萊曰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
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
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
行吾私於其閒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義
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
世務者未必潔廉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
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

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
黃勉齋曰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
恃豪俠吞陷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爲民父母
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
所學

黃勉齋曰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爲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
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子之虛
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

黃勉齋曰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爲聖爲賢爲堯舜爲湯
武爲伊爲周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緊要處而論功

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蕭曹房杜亦何足道哉若
於此曉解世閒利祿真是糞壤世閒事業真是太空一
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

黃勉齋曰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
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皆欺君者也

黃勉齋曰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
爲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內人之所見不周而事無十
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
以議之則決無可爲之理齊威之於夷吾句踐之於范
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鑒矣

廣文獻錄 卷之十一 七
黃勉齋曰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
埭甘棠湖之類民到於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
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

黃勉齋曰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
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媿

黃勉齋曰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
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
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
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
易而不早爲者病在因循而已

黃勉齋曰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己而困於衣食之不足
幸蓄樂禍以圖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焚燒縣
邑賊害良民者勢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
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

黃勉齋曰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數十年來風俗日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爲私之心急
於爲公上之人旣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
助瀾使人安之以爲當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掃地矣
國將何恃而能自立耶

黃勉齋曰今之爲政者不務卹民但求利己視其外則若

汲汲於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髓誠不忍爲也

黃勉齋曰天地萬物本吾同體疴癢疾痛皆切吾身痿痺不仁者不惟莫之卹而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爲天子宰相操生殺之權以除民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爲大醫士左提箴砭右秉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爲民害者

黃勉齋曰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

黃勉齋曰政成事簡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

黃勉齋曰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俯仰無愧人自心服

黃勉齋曰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

黃勉齋曰自古諸賢共事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救之不必至於已甚

黃勉齋勸農文曰爾爲農耕種窮困勤苦孰知之孰愈之

暑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縱胼手
胝足越陌度阡縱冰凍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
苦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
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
縣令既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
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耕桑而爲衣食之
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
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
易陵爾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
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
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
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
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
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
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
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
光此理殊可玩索

許魯齋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
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

當與不當

許魯齋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許魯齋曰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

陰德何有焉

許魯齋曰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許魯齋在中書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世祖命舉自代者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

許魯齋曰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或說趨競許魯齋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爲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卻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祥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

凶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爲己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薛敬軒曰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卸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薛敬軒曰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薛敬軒曰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眾之道

薛敬軒曰不欺君不賣法不虐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

薛敬軒曰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

故其事業顯著而名譽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

薛敬軒曰儒士固當禮接或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

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

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

此之類能審察疏接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薛敬軒曰人己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

哉

薛敬軒曰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

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薛敬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

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閒則民

之受惠者多矣

薛敬軒曰作官一事不可苟

薛敬軒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天法所以治

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

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

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處

高位戴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薛敬軒曰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薛敬軒曰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薛敬軒曰為政通下情為急

薛敬軒曰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薛敬軒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之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遂復

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薛敬軒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薛敬軒曰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薛敬軒曰凡事皆當推能讓功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薛敬軒曰凡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薛敬軒曰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薛敬軒曰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眾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眾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薛敬軒曰益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薛敬軒曰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焚其身雖婦

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薛敬軒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

事功

薛敬軒曰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

薛敬軒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薛敬軒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薛敬軒曰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璞瑜

揜瑕有容之謂也

薛敬軒曰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薛敬軒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薛敬軒曰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襍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薛敬軒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
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
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
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
似

薛敬軒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
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薛敬軒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
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
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
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

其次也

胡敬齋曰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胡敬齋曰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胡敬齋曰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天地閒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事業皆出於才智有暗合道理處是天資之美

胡敬齋曰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胡敬齋曰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為主事為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胡敬齋曰修己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胡敬齋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為與不當為當理與不當理

胡敬齋曰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

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胡敬齋曰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

胡敬齋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

胡敬齋曰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為

胡敬齋曰楊龜山言王荆公離內外判心跡使道常無用於天下此最說出荆公學術偏處

胡敬齋曰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為賢故曰其心休休焉胡敬齋曰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羅整庵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是五十者鮮不衣帛七十者鮮不食肉也今之槁項黃馘輩歲得一布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殘喘為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壯之民窘於衣食者常八九飢寒困苦之狀殆不可勝述中間一二歲計租給或稍有贏餘貪官汙吏又

從而侵削之受役公門不過一再而衣食之資有不蕩然者鮮矣此皆有目者之所共見誠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耶

羅整庵曰處事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疆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羅整庵曰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

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羅整庵曰嘗自一邑觀之為政者苟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即翕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嚙笑一舉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也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業一正君而國定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斯可以為政矣政與德無二道也羅整庵曰凡事皆有漸其漸方萌是即所謂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

同	信	五	南	真	少	福	州
西	誠	春	高	真	於	開	離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薛 荃芷庭分校

閩縣孫 觀季梅分校

廣近思錄卷之十終

